



《荒废集》
陈丹青著
广西师大出版社
定价:38元

《常识》
梁文道著
广西师大出版社
定价:38元

陈丹青与梁文道 荒废与常识

文 / 金丹丹

刚闭幕的09年北京图书订货会,比较有趣的一个“节目”,是陈丹青、梁文道两人一起发新书和签售。脾性一向直来直往说话凛冽好看的两人,新书的名字也特别。陈丹青延续了他的“退步”风,这回更是成了《荒废集》。梁文道则把自己在内地的第一本书冠名《常识》,囊括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,他解释:“本书所集,卑之无甚高论,多为常识而已。若觉可怪,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。”

且不管书名的道道,里头的小文依然和两人一样有意思,对我们读书的人来说,就够了。

荒废

陈丹青自我介绍这本新集子:不过是搜查旧稿的意外所得。体例仍是类似《退步集》及其“续编”,没啥新花招。

当然陈丹青谦虚了。梁文道的读后感受:节奏感很舒服。里头放着不同类型的东西,比如再谈鲁迅的三篇演讲,在旧的谈资里扯出新的意见;比如作为奥运会开幕式的制作班子成员写的三篇奥运开幕式评析,对历史与文艺作深层阐述;比如回顾七十年代让陈丹青写得死去活来的长篇随笔《幸亏年轻》。当然最有趣的是放入了访谈杂录。

“他写文章的速度感很慢,但是访谈不一样,访谈是灵光一现的东西,有时候对一个受访者来讲,别人问的问题可能是你原来没想过的,但是今天你问到我会回答你,所以答出来说不定连他自己都会意外,那是意外的创作,这是在今天我们读书界、出版界常常被忽略的事。有时候看陈丹青谈类似的题目,有的是他自己去写,有的是访谈的,于是同样题材、同一个材料就有两种不同的文体来处理,这会造成一种很奇特的节奏感。”这样整本书读下来,就会很酣畅淋漓地过瘾。

至于为什么就“荒废”了呢?陈丹青这样解释:写稿出书,回国八年,别人看来很勤奋,自己思忖,总有荒废之感,虽然不忙这些,我也未见得做成什么更有价值的事——这回的书名题曰“荒废”,其实言重了,比起“退步”的意思,更显做作。父亲建议取名“缄言集”,意思很准确:这些年,亲人和旧友,特别是对我侧目反感的人,或劝告,或指骂,归结为一句话:闭嘴吧!可是这“缄言”二字嫌太雅,又近生僻字,给出版社几位年轻编辑辨一辨,居然读作“箴言集”,“缄默”的“缄”,认得出而念得对,已属稀

罕了,出版后,费尽口舌怕也说不清。怎么办呢,“荒废”二字先已写成书法,试印封面,效果蛮好看,别的书名既是想不出,下厂印制的时日逼近了,一横心:既有荒废之念,索性就此交差。

而后,陈丹青又自问:“今后我仍将荒废光阴,抑或听劝而闭嘴?”

你觉得呢?

梁文道怎么说

一向喜爱在凤凰卫视“锵锵三人行”纵论天下大事小事的梁文道,现在一有什么事情出来,很多人都会想听听梁文道怎么说。陈丹青也算其中之一,“非常迅速,短兵相接,立刻对昨天甚至今天发生的事情有反应。”这样把时政、批评的文章集结,囊括政治、民主、民族、教育、新闻自由、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,文不长,字不多,但往往一针见血命中要害,真相昭然若揭,道理全然道出,再读也很有收益。

在梁文道看来,这个时代常识稀缺,他起名《常识》也有这个意思。梁文道举例说明:“我记得在三聚氰氨的事件刚出来的时候,有很多的讨论,也看到一些学者出来谈,看到学者出来谈我就乐了,因为有一个教工商管理的学者说,中国太不重企业责任,说企业要尽责的,讲了一大堆理论。但是对我来讲这不是企业责任的问题,而是常识。常识是什么?常识是你做食品不能下毒,这个如果算是企业责任的话我们的国家就完蛋了。开车不能闯红灯,看到人不能撞,做食品出来给人吃就不要下毒,这是最根本最根本的常识。我觉得今天很可悲的地方是很多东西我们常识稀缺,但是有一大套理论、名词、很好听的东西来包装,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。”

《荒废集》节选

艳遇与我擦肩而过

人在旅途中会有 fantasy,就是想入非非。不知女人有没有,男人希望有艳遇。我现在还有这种 fantasy:让你轻微快乐的不是真的艳遇——艳遇概率,少得跟空难一样——而是 fantasy:也像空难的恐惧般,一念闪过,闪过一念。

但我有个毛病:旅途中不会主动跟人说话。不是架子大,是害羞。天性如此。我觉得搭话是轻佻的。有的男女没几句就熟得跟前世冤家似的,火车没开就已经打牌了,那份儿亲昵呀!嗨!你瞧你、你瞧你,讨厌!

我给你说一次艳遇,真的艳遇。我是画画的,贼眼,去年从上海飞北京,一眼瞧见队伍最前面正在售票的女子,美人!后侧面那么好看,简直“专业”美人!她掉头走了。走了,我就忘了。

我经常迟到,好几次是广播播音找我,连名带姓。那次我也是最后进机舱的人。坐满了,一眼看见她——不是我在找她:这样的美人,怎会不看见呢。美术馆最好的画,老远勾你目光——我一排排对座号,居然就在地身边:我靠走廊,她居中,靠窗一位小女孩。看见正面了!形太准了,眉眼鼻梁,笔笔中锋,像王羲之的字。王羲之的字,极姿媚的。

我暗自高兴。要命的是害羞同时到位,你知道,害羞其实是倔强的情绪。我们就这样并排坐着,我不可能别过脑袋看她——除非眼睛长在太阳穴靠耳朵那儿——她索性坐我远点儿,还能偷看她。

害羞:一个老男人心里的小男生情结。我们从小不跟女生讲话,看到漂亮出众的女性,紧张,拘谨。这种心态跟一辈子。平时我胡说道很放松,人不多的聚会,谁相貌出众,我会暗暗拘谨。现在还这样,没办法,这是性格。我很想画身边这位美人,跟她讲话,但此时此刻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做,还不如没艳遇。

起飞了。她开始睡觉,身子弯下去,头发垂落,挡住脸面。空姐送茶水了,我替她攥在我的小桌面上,伺机递给她,光是递递也风流啊——我插队时有个哥们儿,打起人来拳脚忒狠,可是他常到县汽车站守候下车的女生,抢着给人扛行李——我也不过如此伎俩。

可是没得逞。她全程熟睡,根本没喝水,也不注意水杯。她偶尔起身朝椅背仰,中国人很少侧面这么标致——我到底还是扭头看了,真是惊艳!摸出一支圆珠笔,一个信封,反面是白的,我飞快勾勒,飞机轻微颠簸,线条也颠簸。还像。我记得偷看周围有没有人注意,简直是作案。

完了。北京到了。艳遇结束了。飞机停稳,灯光大亮,我起身让她出来,活活看她走掉,一句话没讲。她标致到那样,自己知道,埋头离开。

下一次坐飞机,放个什么电影,香港片。她演皇后,绫罗绸缎,嗔怒着——哦,难怪,她是演员。过一阵,报摊上一本彩色杂志封面,又是她,查对名字:范冰冰,那位邻座睡美人。

做个悬念小说还行,留着期待。结果呢,结果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。